



甲骨文和荷花

甲骨文為中國最古老的文字，需要特別專家學者，才能解釋此種古文字涵義。在台灣故世的考古學家董作賓老先生，不僅懂並且寫得一手漂亮的甲骨文。由於這種文字太過古僻難解，董老先生經常在甲骨文旁邊，加上兩行楷書，寫出甲骨文之意義。

董老先生故世之後，在台灣恐怕很難找出人來寫甲骨文了。沒料最近在一個畫畫展上，却見到了這種古僻的文字。寫的人居然還是個四十年齡的中年人——翟仕堯。

翟氏為香港人，畢業於台灣師範大學，此次展出中國書法及花卉作品多幅，才曉得這位也寫得板有眼。

可能見過董作賓先生力透指背、老辣已極的甲骨文，翟仕堯的相比之下，就顯得嫩多了。不過，翟氏肯在這種失傳的文字上下功夫，可喜可賀。

與他的書法比起來，我比較喜愛他的荷花，翟氏的筆墨用法，出自傳統而在佈局上却極富現代感，比起張杰富裝飾性的荷花，翟氏的顯然高明太多了。

此次展覽，姿態各異的荷花，用不同角度表現，頗有特色。



在畫壇上相當活躍的畫家，居然寫得一手好字，甲骨文當然最為特殊搶眼，一幅唐詩大草書